

十万个智斗故事

内容丰富
启迪智慧
雅俗共赏
老少咸宜



十万个智斗故事

第十四集

• 井冈山革命斗争故事专集 •

彭 霖 山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十万个智斗故事(第十四集)

出版发行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南京人民印刷厂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字数80,000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46-0650-0

I·141 定价: 1.15元

责任编辑: 李新轩

凡是印装问题, 均向承印厂调换。

前 言

井冈山，位于湘、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。峰峦重叠，山势险峻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，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。从而，将星星之火，播向全国，形成燎原之势……

井冈山的斗争故事，教育了千千万万革命者，也深深地吸引着今天的青少年，尤其是对革命历史知道不多的小读者，会引起他们许多有益的思考。比如，在当时艰苦卓绝、敌强我弱的环境下，以红米饭、南瓜汤果腹的苏区军民，为何能仅凭手中的长矛、大刀，战胜由现代武器装备的凶恶敌人？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“三座大山”的革命斗争，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，因此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赤诚拥护。这是力量的源泉。参加革命斗争的战士，自觉地献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因此产生了无敌的力量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。笔者多年来在井冈山听革命前辈讲传统，忆当年，深深体会到，伟大的力量蕴蓄于人民群众之中。半个世纪前，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是今天青少年所提问题的最好回答。为此，将众多素材整理出一部分，编为井冈山革命斗争故事，从若干侧面反映井冈山革命军民的大智大勇。我觉得，这对学习革命传统，认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一条艰难的道路，是大有好处的。

编者的话

《十万个智斗故事》是集中外古今智斗故事之精华的大型套书，陆续分集出版。彭霖山同志为这套书撰写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故事专集，现与广大读者见面了。

这套书的内容之好，已有公论。全国各类读者千百封热情洋溢的来信，对它赞叹不已。大学教师说它是“雅俗共赏、老少咸宜”的好书；教学研究人员说它“足可以吸引大量青少年读者而与邪说抗争”；离退休老人说“看了许多书，唯独对这套书最感兴趣”；故事员说把这套书讲给人们听，“听众座无虚席”；新华书店的一位营业员说，“在众多的图书中，我惊奇地发现了《十万个智斗故事》这本书，它内容十分丰富多彩，可读性极强”；农村的青少年买到了它，有的说“高兴得一蹦三尺高”，有的说“简直比发现聚宝盆还高兴”，有的要“一集不漏地买下去”；守卫边疆的战士称它是“心理知音”，中小學生视它为“心爱之物”。有的学生一向对小说之类的书毫无兴趣，看了它却“越看越想看，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”；有的学生买到了它，同学们“争相传阅，死磨硬缠才把它收回”；有的小学生拿到它，“爱不释手”，“读得入迷”，“连电视也不愿看了”。由此可见，各类读者是多么地喜爱这一套书。

这套书各集栏目中的篇目，是按其内容某方面的属性编排的。由于某些内容具有多种属性，加上我们水平有限，故栏目编排未必准确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这套书中的作品，多数系摘编性质，也有些是新编写或创作的。因借助原作内容之多少大有不同，难以区分情况加以署名，故在多人集中一般用“某某供稿”方式，敬请原作者及编创者鉴谅。如系摘选了原作者的创作稿，将按有关规定酬谢。

目 录

真假农会龙虎斗.....	1
戏耍豺狼狗咬狗.....	3
化险为夷眨眼间.....	7
以假乱真擒劣绅.....	12
歼敌巧布银元阵.....	16
急中生智炸油库.....	21
木棒滚滚阻追兵.....	26
高歌一曲闯敌卡.....	30
蛮牯火烧茅叶岭.....	34
“伤号”智识丑女蛇.....	42
假枪真弹退敌兵.....	48
漂白土布斗敌机.....	52
山歌迷敌突重围.....	57
医生计除刽子手.....	62
千钧一发破奸计.....	67
杀鸡验食巧解围.....	70
游刃有余跑交通.....	75
借刀惩恶除叛徒.....	79
风声鹤唳镇白匪.....	83
红色标语扰匪巢.....	88

一篮鲜菇歼豺狼.....	91
掘下坟坑葬敌兵.....	96
死猪出殡戏蠢猪.....	98
敲山颤虎救亲人.....	103
声声山歌传情报.....	107
收魂驱鬼巧报警.....	111
毒蛇拜堂戏色狼.....	114
《十万个智斗故事》约稿启事.....	121

真假农会龙虎斗

1926年，在湖南农民运动影响下，井冈山下的金亭镇也成立了农会等革命组织。昔日被人踩在脚下的穷哥们，如今一个个挺起胸膛昂起头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闹得红红火火，轰轰烈烈。

金亭镇上的大土豪“黄斑虎”，从前横行乡里，作威作福，这会也被农会戴了高帽游了街。但这家伙绞尽脑汁，想出了一条与农会分庭抗礼的诡计。他暗中指使狗腿子，以家族名义，拉拢镇上的黄姓人家，说什么“亲帮亲，邻帮邻，姓黄的都是一家人，要团结起来对付外姓人，组织黄氏农民协会。”“朝里有人好做官，（煤）井上有人好挑煤。只要姓黄的掌了权，黄氏子孙福无穷！”经过一阵暗中扇阴风，点鬼火，凑拢了一个“黄氏农民协会”。黄斑虎还要黄家祠会出钱，扎了十八盏龙灯，准备先把镇上的几条大街舞遍，显显威风，然后串村游乡，走遍全县去搭“家族”，进一步扩充势力，以达到挤垮组织农民起来斗争的农会的罪恶目的。

孰料，黄斑虎的黄粱美梦早已让县农会识破了。农会主席王救贫等人，不露声色，运筹帷幄，布下锦囊擒敌计，只等豺狼投罗网。

.....

这天，西门城外，突然爆竹乒乓，锣鼓喧天，地铙震耳，硝烟弥漫，仿佛一场大出殡。

十八盏龙灯前面，高擎一只额上贴着“王”字的纸老虎；后

面是一面大红彩旗，正中绣着一个烫金的“黄”字，左右高挑两副对联。

一联是：“千亲万亲不如族亲 千难万难有族不难”；另一联是：“鲁公高祖传族基 黄姓儿孙重结盟”。

此时此刻，黄斑虎肆无忌惮地亲自露面了。他被人簇拥在中间，走在绣着“黄”字的大红彩旗下。

然而，“黄氏农会”的龙灯队伍刚刚进到镇上的十字街口，不得不打住了。

只见这里早已搭起了一个小戏台，戏台两侧的台柱上贴了一副对联——

想当年敲骨吸髓不分亲疏厚薄，何曾念及家族

笑今朝狗急跳墙到处攀亲访族，岂容混淆阶级

好一副对联，真个是一针见血，击中要害。再瞧那戏台上，端坐着的几名农会委员，一个个横眉怒目，赛过金刚；看台下，一片黑压压的人头，梭标如林，红旗似海。“黄氏农会”行列里受蒙蔽的群众见了，一个个头脑立时清醒过来。

此刻，又听得农会主席王救贫从戏台上传下话来：“天下农民是一家，受压迫的统统可以靠拢来！”于是，这些人不顾一切，纷纷将那十八盏龙灯和大小旗幡一扔，挤进革命组织农会的队伍。

空荡荡的大街中央，猛地只剩下黄斑虎一人，呆呆地愣在那里。

猛然，从台上又传下一声霹雳似的嗓门：“将土豪、劣绅黄斑虎押上台来！”

随着吆喝，两名农会会员，立刻将那早已魂不附体的黄斑虎，架上台来，然后又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扣在他的头上，大喊一声：“跪下！”

斗争黄斑虎的大会开始了。

黄斑虎俯伏在台上，面无人色，索索发抖。耳边只听得一阵阵怒吼声，斥骂声；望台下，只见拳头林立，红旗招展。

王救贫在台上慷慨陈词，揭露了黄斑虎挑拨离间，反攻倒算的阴谋诡计，唤起民众，擦亮眼睛，不要被坏人混淆了阶级阵线。愤怒的群众当场将那十八盏龙灯和大小旗幡堆在大街中心，一把火烧个精光。

熊熊的大火，映红了农会会员们的张张笑脸。金亭镇上的穷哥们莫不拍手称快！

这真是：

两家农会龙虎斗

一副对联分真伪

戏耍豺狼狗咬狗

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，形成了红色割据局面。工农武装的势力日益壮大，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给一切反动派敲响了丧钟！土豪、劣绅无不惊恐万状，纷纷四处寻找“护身符”。

老虎坳的大土豪贾仁义见势不妙，赶紧也抱住了一条“粗腿”。这条“粗腿”不是别人，正是围剿红军的白匪营长吴结巴。他的部队正好驻扎在老虎坳下，贾仁义的家门口。

贾仁义尽管平日吝啬成性，连根稻草都怕便宜了别人，这会却不惜血本，对白匪营长竭尽巴结讨好之能事。他一次就让人挑了两百多只鸭子，一担茶油送到老虎坳下吴结巴军营。还

“赠”给全营士兵每人一条手巾，算是什么“慰劳”。

且说这吴结巴乃强盗出身，从小口吃，越是性急越结巴，脾气越暴躁。这会，拿到了当地土豪送来的慰劳品，心中自然高兴，呵呵连声：“谢……谢……谢……谢谢……”

吴结巴好不容易将这两个“谢”字串成一块，却听到有人在旁边发出了一迭连声的冷笑。扭头一望，那人原来是名叫猫牯的厨子。猫牯是邻近山庄人。吴结巴的部队驻扎下来以后，打听到他炒菜的手艺不错，四乡人家办红白喜事，都少不了请他相帮掌勺，便派人连吓带哄，将他骗进军营做了个“火头军”。

当下，吴结巴瞧见猫牯冷笑连声，不由一愣，猛地喝道：“笑……笑……笑……笑啥？”

猫牯急忙收敛笑容，故作正经地回答道：“我笑吴营长让人当猴耍了，尚且蒙在鼓中，岂不可笑！”

吴结巴闻言，脸色陡变，红眼鼓鼻，大声吼了起来：“放……放……屁……谁敢……太……太岁……头上……动……动……土……自……自寻……死路！”

猫牯轻轻摇了摇头，喟然叹道：“自古文官习，武官蛮。你们行伍出身的军人只晓得阵后冲锋陷阵，怎及那些谋士运筹帷幄，尽是鬼点子哩！”

吴结巴还是听不出道道来，气得直跺脚：“有话……便……便说……有……有……屁……便……便……便放……绕……绕……什么……弯……弯子……”

猫牯见状，这才将话头一转，转到了点子上：“吴营长，你可晓得老虎坳上的大财主贾仁义送来这些慰劳品，究竟安的是啥心肠呀？”

吴结巴将眼一瞪，气呼呼道：“还……还……还用……说……明……明明……是……巴……巴结……我……嘛……”

“不错，可惜这话只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哩！”猫牯嘻嘻一笑，挤眉弄眼地说下去：“你想那贾仁义平日贪财如命，苛刻小气，吝啬成性。这番放血，他真的舍得吗？不，我看简直比割他的心，割他的肉还难受哩！尽管为的是求得大树底下好乘凉，无可奈何，在送礼之中又对你们弟兄发出了诅咒！”

“胡……胡……胡说！”吴结巴在桌上猛地拍了一掌。

“吴营长息怒，容我把话讲完。”猫牯不慌不忙，有板有眼地继续说下去：“吴营长你不是本地人，自然不晓得本地的风俗。贾仁义的父亲就做在这上面！”

“啊……”吴结巴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莫名其妙。

“我们此间送礼有几大禁忌。其中最忌的是给人家送鸭子、茶油、手巾——”

“为……为……为……什……什……么……”吴结巴急不可耐地打断了对方的话语，插嘴问道。

猫牯淡淡一笑，“嘿嘿”解释道：“我们乡间有句谚语，叫作‘七月半的鸭仔——不知死期’；还有，本地风俗送手巾乃是吊丧，故有‘送巾离恨’之说，至于茶油，却是揩油的谐音。贾仁义挖空心思，拣了这三样最为禁忌的东西送进军营，肚里究竟是啥子心肠，还不十分清楚吗？”

“妈……妈……妈妈……妈的……”吴结巴让猫牯这么一挑动，气得如火上浇油，咆哮如雷，跺脚下令：“把……把……这……小……小子……给……我……抓……抓……抓来……”

且说贾仁义忍痛送了一份厚礼，自以为这条“粗腿”抱定了，于是禁不住洋洋得意起来，只等那吴结巴上门前来道谢。岂料，就在这时候闯进几个丘八，不由分说，一条索子将他绑进了军营。

贾仁义又气又急，见了吴结巴，抖抖索索地连话都说不利爽了：“你们……这……这样作……干……干啥……我……犯了……啥啥罪？”

吴结巴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棺……棺材……面……面上……拍……一掌……你……死……死人……肚里……自……明……明亮……”

贾仁义一听这话更着了慌，也口吃得更厉害了，竟吐出一句文绉绉的话：“孔……孔圣……人……说过……非礼……勿为……非礼……勿听……凡……凡事……总得……讲……讲……个……道……道理……”

吴结巴是个武夫，听不清对方胡嚼什么，扭头又问猫牯：



“他……他……胡……胡……诌……个……啥？”

猫牯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，“嘿嘿”笑道：“你没瞧见他故意装着这副结巴样子取笑你，骂你横蛮无礼，伤天害理！天生一个结巴子！”

“呀……”吴结巴涨得满脸通红，脖子上的青筋凸得像一条蚯蚓，哇哇怪叫，伸手便往腰间掏枪——

贾仁义急得正要大呼冤枉，“砰砰”两声枪响，两颗子弹已穿透了他的胸膛。他来不及吭一声，便痛苦地倒在血泊中……

这个“地头蛇”作梦也不曾想到，自己寻到的“护身符”竟是一道“催命符”！

吴结巴这个饭桶当然也是连作梦都没想到，这场“狗咬狗”的把戏完全是他身边的厨子猫牯一手策划的。这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穷哥，曾经是农会的骨干哩！他利用这个白匪营长的愚蠢、粗鲁和暴躁，轻而易举地愚弄了他，借刀杀了贾仁义，为的是寒了其他土豪、劣绅的心，使这些地头蛇不敢轻易地前来和国民党反动军队联盟，对付红军，从而无形中削弱了这些“围剿”部队的力量。

化险为夷眨眼间

凌晨。江面雾气蒸腾。赣江边的吉洲城，又开始喧闹起来。进出城的人踏着浮桥，熙来攘往，车水马龙，络绎不绝。

浮桥两头设有检查岗哨，一旦发现所谓可疑迹象，哨兵立刻行动，并有警犬配合。他们虎视眈眈，注视着每一个经过岗哨的行人。那面青天白日旗被江风吹得噼啪作响。

这时，一位小伙计模样的后生子，扶着一位头戴礼帽，身着长袍马褂，眼戴墨镜的大商人，踏上了码头的石阶，经过检查哨卡，大摇大摆地进了城门。穿大街，过小巷，最后在“醉仙楼”酒家落了座。两人要了瓶吉洲老窖，炒了两盘肚丝、腰花，相对慢斟细酌起来。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一个烟贩吆喝着也进了酒家。逢人便问：“要烟么？”

烟贩来到大商人的桌前，摸了摸嘴，“嘿嘿”笑道：“好香！美酒佳肴穿肠过！”

大商人卷了卷袖子，装作漫不经心地瞟了对方一眼说：“好吧，给我来包‘哈德门’。多少钱一包？”

烟贩伸出两个手指晃了晃，随手递上一包香烟。大商人便扔过一张钞票：“不用找了！”

“谢谢老爷！”烟贩鞠个躬，又吆喝着走了。

大商人警惕地扫视了周围一眼，未发现可疑迹象。于是，便不慌不忙地从那包“哈德门”烟盒里抽出一张极小的纸条，展开在巴掌里看了一眼，便迅速揉成一团，塞进嘴里，呷了杯酒，一齐咽下肚去。然后，附着小伙计的耳朵轻声吩咐道：“观音阁有人等候。联系上后，我们再在金水河畔碰头。”

小伙计听罢，起身走了。接着，大商人便付了帐，迈着八字步缓缓出了店门。

原来，这个大商人和小伙计是乔装进城的，本来身份是井冈山上的红军干部。大商人叫庄永乐，是红军一所医院的院长；小伙计叫肖光，是红军某部侦察连的排长。这番两人下山来，为的是通过吉洲城的共产党地下组织，购一批药材物资，运上山去。

且说庄永乐出了“醉仙楼”酒家以后，绕了个圈子，来到金

水河畔。肖光早已等候在那里。找了个僻静地方，然后细细汇报道：“接上头了。组织上安排马上与你在教室见面。”说着，将一本厚厚的书交给了他。庄永乐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本《圣经》。

肖光又掏出一个长长的银链子系着的挂表，将指针拨到了9点的位置上，然后又塞进庄永乐的手里，继续交代道：“这是接头的信号，它比正常时间慢半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在10点钟接头时，你与接头人的表同时都正好9点半。对方先说：‘麻烦你，对个表。’你就回答：‘我的表怕不准。’然后亮出表，若对方的表同样也差半个小时，就算接上了头。”

庄永乐点了点头，表示已经明白，然后将表放进口袋。他把表链扣在上衣的纽扣上，以便引起接头人的注意。

“当当当……”说话间，座落在吉城中心的那座英国教堂的钟声敲响了。教徒们作晚祷的时候到了。

一座哥特式教堂的双塔直指苍穹。

天主教徒们各自携着《圣经》，鱼贯地缓缓进入礼拜堂。

庄永乐瞅了个空子，混进人群。肖光尾随在后，但和他保持一定的间隔。

祷告还未开始，突然，警笛大作，一队保安团的士兵荷枪实弹，跑步赶来，迅速包围了教堂。一名军警头目冲进礼拜堂，大声宣布：“大家不要乱动，立即用右手举着你们的《圣经》，一个跟着一个走出教堂，接受我们的检查！”

教徒们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得一个个呆若木鸡，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

军警头目又大喝一声：“先把那些没有举起手的给我抓起来！”

惶恐不安的教徒听得这一声如狼似虎的吆喝声，吓得心惊

胆战，只好纷纷举起了手中的《圣经》，一个个接受检查。

这瞬间发生的风云变幻，大大出乎庄永乐意料。难道是地下党组织出了叛徒，将这一接头地点告了密，还是敌人毫无目标的盲目瞎撞上来的？看样子，好像属于前者。幸好，肖光不知啥时靠拢上来，紧跟在他的身后了，庄永乐正要扭头轻声和他说些什么，冷不防让旁边的军警瞧见了，用枪对准他们警告道：“不准说话！”

教徒们被军警们驱赶着，一个个走向教堂门口。他们右手举着的《圣经》和手腕上戴着的手表均被一一严格检查。凡是表上时间为10时者，均放行，没表的，搜身后也就放行了。

这一切，庄永乐自然瞧得一清二楚，心头像有一头小鹿在碰撞，怦怦怦地狂跳不止。看来这次是敌人获得了准确情报，特意张网捕鱼的啊！怎么办？快要轮到搜查自己了。装在兜里的挂表藏不住，扔掉也来不及，调整时刻更难。庄永乐急得浑身直冒冷汗。

就在他十分惶急之际，身后猛地传来“啪”地一声，他敏感地扭头一望，原来是肖光手上的《圣经》掉在地上了。他的心随着抖动了一下，看来这位侦察排长也急得束手无策了。

就在肖光顺势蹲下身子拾起那部《圣经》的当儿，冷不防庄永乐被碰撞了一下。

“不准蹲下，举起手来！”军警发火了，大声喝斥。

“我的《圣经》掉地上了。”肖光不慌不忙地站起来，右手仍举着《圣经》。

庄永乐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挨到门口，只好听凭军警搜查。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，他装在兜里的那块表已不翼而飞了！军警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搜着，只好挥挥手放行。

庄永乐拚命抑制激动的心情，正要启步，耳畔又传来一声